

丑陋的美国人

[美] 威廉·莱德勒
尤金·伯迪克
朱安 武国强

著
译



光明日报出版社

丑陋的美国人

〔美〕 W·莱德勒
 E·伯迪克 著
朱 安 武国强 译

目 录

译者前言.....	(1)
作者简序.....	(4)
第一章 大吉大利的路第一.....	(5)
第二章 大吉大利的路第二.....	(27)
第三章 九个朋友.....	(35)
第四章 每个人都喜欢乔·宾.....	(59)
第五章 机密·私人信件.....	(67)
第六章 海外就业机会.....	(70)
第七章 被募用的姑娘.....	(76)
第八章 大使和报纸.....	(80)
第九章 人人有耳.....	(85)
第十章 拉格泰姆机灵鬼儿.....	(101)
第十一章 战争的铁·战争的讽刺.....	(107)
第十二章 战争的课堂.....	(125)
第十三章 如果你是总统怎么办.....	(136)
第十四章 如何收卖美国小官.....	(146)
第十五章 六呎高的萨凡纳智者.....	(166)
第十六章 海军上校博宁.....	(183)
第十七章 一个其貌不扬的人.....	(197)
第十八章 两个其貌不扬的人.....	(206)
第十九章 章东的驼背.....	(223)

第二十章	参议员，先生·····	(230)
第二十一章	把小事情加起来算总帐·····	(253)
第二十二章	实事求是的后记·····	(261)

译者前言

《丑陋的美国人》初版于1958年7月；到是年12月，该书已重印了11次，且此后数年中仍时有再版（本书即根据1960年版译出）。该书问世后，美国国务院立即将其列入外交人员必读书单，各种新闻媒介也纷纷发表评论。《纽约先驱论坛报》称它为“一颗重磅炸弹”；《每月书刊述评》说它是“创造美国外交史的畅销书”；《洛杉矶时报》认为它“是一部震撼人心的探索性著作”；《波士顿先驱报》则津津乐道于它的“幽默和机智”；凡此种种，不一而足。一本薄薄的虚构作品，在书刊发行量居世界之首的美国，怎么会受到如此青睐，这样大出风头呢？究其原委，主要就因为它一针见血地挑破了美国政治中鲜为人知的官僚主义暗疮。

《丑》书的两名作者是长期“泡”在东南亚采访的美国记者。他们把美、苏在这一地区的明争暗斗和势力消长作为背景，再穿插进一些真真假假、似有若无的大小事件，着力刻划了两类泾渭分明的美国人。其中一类可用西尔斯这个人物为例。此人靠政治运动起家，以结党营私为生，吹拉拍打无所不会，具体业务一窍不通。他虽然尊为大使，位当方面，其实是一个不折不扣的草包党棍，饭桶流氓，但是，恰恰是这号人，却能在美国政治舞台上大走红运、官运亨通。另一类人可以用书中的科尔文为代表。他学有专长、头脑清楚，干起活来不遗余力，待人接物正派老实，照理说应当一

帆风顺，成为独当一面的人物。然而，由于他不善逢迎巴结，不会见风使舵，结果不但得不到上司的赏识，反而累遭白眼，最后竟被诬为强奸妇女受到遣送回国的处分。美国政府历来以清廉、公正的“民主政治”自我标榜，一些天真的美国人也颇以美国“完美”的政治体制而沾沾自喜，及至见到如此黑暗内幕，他们怎能不忧心忡忡、怒火中烧呢？这，大概就是此书得以名噪一时的秘诀吧？

《丑》书作者运用讽刺对照手法，把不少官僚主义分子描绘成仪表堂堂的君子；反之，那些埋头苦干的专家却大都是相貌“丑陋”的美国人。但是，在作者眼里，那些道貌岸然的老爷们才真正是丑陋不堪的败类，倒是那些其貌不扬者，才是作者心目中的栋梁之材。然而，由于历史和阶级的局限，作者所吹捧的英雄，充其量只不过是和美国统治阶级推行侵略扩张政策效犬马之劳的走卒，是一些为虎作伥的可怜虫；而作者之所以对那些“反面人物”深恶痛绝、大张挞伐，归根结蒂还是由于这帮人反共不力，成事不足、败事有余。总而言之，作者虽然抨击的是官僚主义的腐败，但其宗旨却是维护美国一小撮垄断资产阶级的利益。有鉴于此，本书作者的政治立场和观点是我们坚决反对的。

原书语言简洁明快、生动流畅，在翻译过程中我们力求神形兼顾。凡我们认为有碍理解的内容（如事件、人物、地点等），都逐一加了脚注。但有个别条目限于资料无法查找，也只好付诸阙如了。我们曾有过一些合作的经验，但译文出自两个人的手笔，恐怕终难做到天衣无缝。译文中凡有我们尚未注意到的不足之处，还望读者不吝赐教。本书15—20章为武国强译，其余为朱安所译，特此说明。中国政法大

学的肖金泉同志为本书的出版做了大量工作，在此顺致谢意。

译者 丁卯冬识于京郊惠中庵

作者简序

这是一本虚构的小说，但又是以事实为根据的。我们所写的事情实际上都发生过。它们不仅发生在亚洲，即故事中叙述的地点，也发生在全世界——在驻扎着二百多万美国人的五十九个国家中。

在本书的结尾，我们加了一个实事求是的后记。我们希望它能使读者相信，我们所写的东西并非痴人说梦，而是建立在事实基础上的。书中有些人名、地名、事件等，是我们杜撰的，因为我们不想使别人感到难堪，而是希望激起人们的思想——和行动。

W·莱德勒

E·伯迪克

1958年

于夏威夷·瓦胡岛·珍珠港

第 一 章

大吉大利的路第一^①

美国驻萨坎^②大使，尊敬的路易斯·西尔斯，正在生着闷气。虽说有空调机保持着他办公室的清涼，他仍然感到燥热不安。他弄平了《萨坎东方之星》的社论版，这是海都^③发行面最广的报纸，并仔细研究起那幅漫画来。

我他妈才不在乎那个总理和他那帮小顾问想说什么呢，西尔斯大使自言自语地说，那该死的《东方之星》准是赤色报纸，那幅漫画太象我了，这绝不是巧合。^④

伴着一阵愤怒的抽搭，他把目光从报纸上猛地投向窗外。大使馆的草坪一直铺展到海都市主干道的边上，仿佛是

①“路”（Lou）是人名“路易斯”（Louis）的缩写；“第一”（№1）是与本书后面将出现的另一个名叫路易斯的人，即“路第二”，形成对照。——译注

②“萨坎”（Sarkhan）是作者杜撰的国名；这个国家兼有东南亚好几个国家的特点。

③“海都”（Haidho）也是作者虚构的地名，为萨坎国首都。

——译注

④原文即为不带引号的第一人称直接引语。这种手法一般称为“自由直接引语”（Free Direct Speech）。——译者

一条长长的、整洁的、碧绿的波浪；绿浪两旁翻卷着色彩缤纷的浪花……这里有红、紫色的茉莉，有色调柔和的木槿，还有那姿态绰约地攀挂在印度榕树上不可胜数的兰花，也不乏修长、挺拔的翠竹。草地尽头一道箭杆状的铸铁围栏，把大使馆与喧嚣嘈杂的大街分隔开来。

象以往每天早晨一样，妇女们此时正从乡下络绎不绝地涌进海都。她们背着成捆的木柴或成篓的蔬菜——小萝卜、大葱和在湿润叶子上排放得整整齐齐的豆荚。偶尔也会走过个把头顶着一篮鲜鱼的女人，小鱼儿银色的身体映射着清晨的阳光。不管什么时候，如果有一个男人路过，他一定是骑着自行车，在一排排喋喋不休的妇女们中择路而行。

这些奇怪的小猴子，西尔斯大使想到，他暂时忘记了那幅漫画惹起的烦恼。所有的活儿都是女人干，所有的福都是男人享。①

他现在能看见的机动车清一色全是美军顾问组赠给萨坎政府的大卡车。它们在大街上疾驶，刺耳的喇叭响个不停，就好象它们的引擎一启动，喇叭的开关就被打开了似的。这些卡车上装着运往北方的军需物资：一箱箱手榴弹，一捆捆铁丝网，一桶桶汽油和机油，长方形箱子里装的则是50毫米口径机枪的部件。

这些全是美国造的，西尔斯大使想到。一时间他不得又怒火中烧，低下头来看着《东方之星》。这幅漫画太明显了。虽然除了几个因经常使用他不得不记住的单词外，他并

①此段原文在引用人物思想时也未加引号。这种手法一般称之为“自由直接引思”（Free Direct Thought）。——译注

不懂萨坎语，但漫画的矛头所指是再清楚不过了。画上有一个人又矮又肥的美国人，他汗流满面，咽巴张得活象一头叫驴，正牵着一个脖子上套着绳索，瘦小但身材优雅的萨坎人朝一个路标走去，路标上有几个萨坎字：大使所认得的萨坎字少得可怜，但这几个字正巧在其中：“可口可乐”。矮肥的美国人下面还有一个英语单词“吉利”。①

西尔斯大使真恨不得使馆里有个懂萨坎语的美国人。他讨厌向那些归属于美新处②的本地翻译询问各种漫画的含义。他怀疑那些该死的小猴子总是在撒谎。但这次他们蒙不了他了：那个胖子下面分明写着“吉利”呢。

“大吉大利的路易斯”是西尔斯大使在美国从政时落下的译名。他当了十八年的参议员，颇得人心，连选连任，但据说他每次当选都是侥幸成功。西尔斯第一次作为民主党人当选时，德鲁·皮尔逊③就说过，他之所以获胜，就因为他有足够的运气能在一个民主党得势的年份中当一个民主党员。在他第二次竞选的时候，他的共和党对手在选举前十天突然气绝身亡，连西尔斯自己都认为这是碰上了好运气。第三次竞选中，他对手的妻子被卷入了一场丑闻。不过，正如

①“吉利”(Lucky)是西尔斯这个人物的绰号，该词还有“走运”、“幸运”等意。本译文将根据内容的需要选择合适的译法，下文不再说明。——译注

②“美新处”(USIS)是“美国新闻处”(United States Information Service)的缩写名，旧译“美国情报局”。

——译注

③“德鲁·皮尔逊”(Drew Pearson)，生平事迹无从查考，估计是虚构人物。——译注

西尔斯恼火地注意到的那样，在他第四次^①竞选失败的时候，却没有一个人说这是由于他时运不济。

实际上，当西尔斯从最后那次选举中败下阵来的时候，他并没有过多地担心。他从政的时间够长的了，他知道他的党还欠着他点儿什么。选举后的两天，他胳膊下夹着自己的得票记录来到了民主党全国委员会。

那些政治战略家们早就恭候着他的大驾光临了。

“你想要份儿什么样的差事，吉利？”他们问。

“联邦法官，任期长点儿的，”他赶紧回答。

“好吧，不过这个位置两年内不会出缺。在这段时间里，吉利，你想不想当个大使？”

“我，大使？”西尔斯说，他立即想象自己身著晨礼服配斜纹料裤子出现在圣·詹姆斯宫的宫廷或掌管着巴黎那座漂亮的使馆楼的情景。西尔斯是个精明的政客，他不会让自己脸上露出期待的神色。“我说，小伙子们，大使的开销可远比他挣的多。这倒也没什么，如果你们能弄个慈善家来替我养家活口的话。不过，你们知道我的情况。十八年来，我的一切都给了党。”

①美国参议员任期为六年，书中人物西尔斯连任三届，故上文说他当了十八年参议员。——译注

②圣·詹姆斯 (St. James)，即圣·詹姆斯宫 (St. James's Palace)，位于伦敦威斯敏斯特 (Westminster)，从1697年到维多利亚女王时代 (1837—1901) 止一直是英国皇室居住地，1943年在空袭中遭破坏，现在仅用于某些礼仪。圣·詹姆斯宫已成为英国宫廷的代称。——译注

战略家们不置可否地点了点头。这种话他们听得多了，但每一次他们都不会无动于衷。

“萨坎缺一个大使，”战略家们说：“薪俸是17 500美元^①，你满可以有点积蓄了。另外有15 000美元的招待费，而且你可以买免税酒。再说你还可以免费居住大使官邸。”

“萨坎到底是个什么鬼地方？”

“离缅甸和泰国不远的一个小国^②。”

“我说，你们知道我并没有什么偏见，只是我和黑人弄不到一块儿去。”

“他们不黑，他们是棕色的。好吧，如果你不想干的话，我们可以安排你当法律顾问，替……”

“不，这活儿我干了。”

西尔斯大使一开始还挺喜欢这项任命。喝便宜酒的事儿果然是真的，大使官邸是他有生以来住过的最宽敞、陈设最漂亮的房子。西尔斯太太也高兴得手舞足蹈。可是，他到任不久，那些漫画就开始出现了，它们大大地刺伤了西尔斯大使的自尊心。在美国的时候，他从不介意人家拿他的五短身材和红脸膛开玩笑。事实上，每次在扶轮社^③集会上发言时，他的开场白都是：“我说，我觉得我这个胖子跟你们这

①原文未说明是年薪还是月薪。——译注

②并不特指老挝或马来西亚。——译注

③“扶轮社”（Rotary Club），1905年由美国商人哈里斯（Paul P. Harris）创设的国际性企业界人士的服务性组织，它的口号是：“服务，忘我”（Service, not self）。各国扶轮社统辖于国际扶轮协会（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Of Rotary Club），该会会址巡回移动，由各分会轮流作东，故名。——译注

帮华盛顿的小伙子们弄得还不错嘛。”而下面总是报以一阵笑声。但是，当那些本地人拿他的体格取笑时，西尔斯大使就觉得有点丢份儿，他认为这完全是另一码事儿。

就在他盯着那幅漫画楞神儿的时候，办公室的门开了。进来的是玛格丽特·约翰逊，使馆的新闻专员。她激动得脸通红，连早安都没道就讲了起来。

“大使，昨天晚上伙暴徒把约翰·科尔文，就是那个弄奶粉的人，狠揍了一顿，又把他扔到了使馆的台阶上，”她急冲冲地说：“我们叫了医生，据说他死不了。不过我们最好给各报起草一份声明。”

“哦，见鬼！”西尔斯大使气愤地说：“为什么这种事总是要发生在清晨这么早的时候呢？他们干嘛要揍他？”

“不大清楚，”玛格丽特说：“他身子上别着一张条子，上面讲了些他污辱萨坎姑娘的事。”

西尔斯大使坐回椅子里，仰面大笑起来。

“我说，我敢赌咒，”他饶有兴趣地说：“我一向觉得科尔文这小子有点太正儿八经了。我告诉你，玛吉^①，别看有些人平时蔫不唧的，你要不让他在你屁股上摸一把，他还真给你来硬的。”

玛格丽特脸上显出恶心的样子，但她的语调还是平静的。

“这可能会变成一次严重的事件，大使先生，”她说：“说不准哪个政党就会抓住这件事大肆渲染。”

^①“玛吉”（Maggie）是“玛格丽特”（Margaret）的昵称。

“好啦好啦，玛吉，”西尔斯大使说道：“从什么时候起男女偷情的事要牵扯到堂堂的政治问题了？如果你缺点儿烦心的事儿，那就瞧瞧这幅漫画吧。你给我把那个昂亲王还是妈的什么亲王找来，就是管礼宾的那个。等我们把这张报纸的事解决了，我想我就得去医院瞧瞧科尔文那个笨蛋了。”

约翰逊小姐礼貌地点了点头，随即离开了办公室。

在朦胧、平淡的梦中，约翰·科尔文渐渐觉察到了全身的绷带。他缓慢地回到了现实之中。眼前是病房，充满阳光而且十分宁静。墙角的脸盆架也稳稳地立了起来，床也看得见了。终于，他意识到自己就是景物的一部分。他躺在床上，裹着纱布，并感到在一层模糊的药物屏障后面隐藏的疼痛。

那些使他会这儿躺在医院里的往事又回到了他的意识之中，它们在他的记忆里终于排出了先后秩序并被确认为事实。他甚至连自己当时对这些事情的发生不敢相信的态度也记忆犹新，包括不相信德洪会把枪口顶在他背上——德洪十年前救过他的命，此后两人在一起出生入死，结为患难之交。他是1943年跳伞进入萨坎后不久遇见德洪的，就是这次邂逅使他得以死里逃生。

和科尔文一道被空投进入萨坎的还有另外两个美国人。他们都是经过精心挑选的。他们全部精通萨坎语，身材也和一般的萨坎男人差不多。他们的面部都用浅棕色染过。他们是战情局①的特工人员，三个人都身强体壮，技艺高超，自

①“战情局”（OSS），美国“战略情报局”（Office of Strategic Services）的简称。——译注

认为永远死不了。两星期后，科尔文是唯一还活着的人——并且已经有四次险些被日本巡逻队打死。他的幸存完全是靠着他与德洪的友谊。

科尔文第四次躲避日军巡逻队时，跑上了一条丛林小路，但他知道这是徒劳的。突然他来到了一片林中空地，德洪当时正在这儿饮他的水牛。他和德洪对视了好一会儿，科尔文当即决定可以信任德洪。

“我是美国情报人员，到这儿打日本人来了，”科尔文用萨坎语急速地说：“我被日本巡逻队包围了，如果找不到藏身之处，他们马上就会抓住我。你能帮帮我吗？”

德洪坐在牛背上俯视了科尔文一会儿。接着他从水牛背上滑下来，走到科尔文跟前。

“我来帮助你，”德洪说，他的两眼兴奋得发亮。

科尔文点了点头，德洪马上抓住他的胳膊带着他朝一条又宽又浅的水沟跑去。他一只手从沟边拔了三根空心的芦管，另一只手把约翰推入水中。

“用这些芦管吸气，头一点也不能动，我不来拉你嘴里的芦管你就别起来，”德洪说。

他把科尔文按到水里，又在他身上压上一块大石头以免他浮起。沟里的水有两英尺①深，将科尔文盖住后还有六英寸的富余。有几秒钟他感到了真正的恐惧。然后他开始放松，当他发现自己能够通过芦管呼吸时，不禁出了一口长长的大气。

五分钟后，日军巡逻队的三名士兵来到这片空地。约翰

①英尺（十二英寸）折合公制为30.48厘米。——译注

可以隐约听见他们讲话的声音，他们离去的时候他也不知道。他在原地一动不动地又呆了十分钟，然后就觉得有人在轻轻地拉他的芦管。他坐了起来，泥水顺着面颊和身子往下淌。德洪正咧嘴朝着他笑。

在接下来的八个月里，这两人几乎走遍了整个萨坎。在这期间，他们炸毁了十二列日军的弹药车，破坏了六座军用桥梁，在八艘日军巡逻艇的船身上安放过定时炸弹。

在这段时间里，大概是由于随时面临死亡的威胁使人对每件事都能洞察入微，科尔文渐渐了解了德洪，也渐渐了解了萨坎人民。有一次，为了逃脱日本巡逻队的追击，两人不得不躲进死气沉沉但景色秀美的墓原^①，世世代代的萨坎人就长眠在那些精雕细凿的石碑下。环绕着这片原野的是一条壮观的柏树林带。他们就在这些墓碑中同日本巡逻队玩了八个小时的捉迷藏，总是与日本人保持着一、两排墓碑的距离，直到黄昏时日本巡逻队放弃搜索为止。

又有一天，他们躲进了美丽的桔河^②岸边的一座寺院。这一次追击他们的已不是一般的日本兵，而是反间谍特遣队，他们专程从印度尼西亚飞到这里来缉捕科尔文。科尔文本不愿意躲在这座庙里，因为它背河而立，切断了逃遁的通道。德洪并没同他争吵，他只是满怀信心地坚持说，这里对他们来讲是最安全的地方。

① “墓原” (Plain of the Tombs) 直译应为“坟墓的平原”，但考虑到原文为大写地名，故取其简洁译名。——译注

② “桔河” (Orange River)，虚构的河名，不是指南非的奥南治河。——译注